

七閩叢書之一

中庸大義

王揖唐



中庸大義

史記孔子世家
曰：子思作中庸。

七閩陳登澗湖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朱注云：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天命之謂性。命猶賦也。天所賦於人者謂之性。此自然之性也。本來之性也。率性之謂

道。朱子曰：率循也。道猶路也。人循自然之性而行中和之路。乃所謂道也。天地之性。人

為貴。貴其善也。若為性惡。則不得言率性之謂道也。案老莊之所謂道。自然之道也。虛

无之道也。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高不可極。深不可測。孔孟之所謂道。曰仁與義。易說

卦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老莊之所謂德也。儒家道家區別在此。韓子未達斯旨。原道所言無

取焉耳。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孔子所言之道。乃人道耳。非

天道也。故曰：修道之謂教。若為天道。則不得言修。朱注云：修。品節之也。二十章曰：誠者。天之道也。

54570

誠之者人之道也。故中庸所謂君子之道。聖人之道。天下之道。皆言人道也。惟至誠之道。天地之道。乃言天道耳。莊子天地篇言天道。而天下篇言人道。是其證矣。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審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禁止之聲。辭。離。讀去聲。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見音現。莫顯乎微。見亦顯也。互文耳。猶言莫顯乎隱也。互文乎微也。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道者。不可俄頃而離也。離道則心無主。心無主則意不誠。意不誠則事皆虛偽。故君子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是故君子戒慎乎二句。疏明不可須臾離之意。莫見乎隱二句。疏明所以戒慎恐懼之意。君子不睹不聞之時。閒居幽獨之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如此其嚴。故必慎其獨也。大學中庸二書皆言誠也。案周子通書亦言誠。故以慎獨之功為至要耳。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中節之聲。去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

下之達道也。

程子曰：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注云：致，推而極之也。案位，猶立也。定也。育，謂暢遂也。

朱子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

乖戾，故謂之和。陳北溪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渾淪在此。萬般道理，都從這裏出。便

爲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只是這裏動出。萬般應接，無少乖戾，而無所不通，是爲達道。

見北溪字義。

推極中和之功，天地賴以立，萬物遂其生，則庶乎其無憾矣。

朱子云：右第一章。案中庸三十三章，皆言誠也。此章可分三節。天命謂性節，第一句言

性善也。第二句言成己也。第三句言成物也。成己成物，不外乎誠道也者。節言慎獨之

功，慎獨所以致誠也。喜怒哀樂節，先明性善，次言成己，所以成物也。與首節相應。朱子

謂中庸文法，特爲縝密，是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

王庸本有反字，當從

之，小人而無忌憚也。

子思引孔子之言。而又疏明之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即未嘗須臾離之意。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無忌憚即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也。蓋君子慎獨。小人自欺爾。自欺與慎獨相反。

朱子云。右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案廣雅廣韻竝云。庸和也。則中庸即中和耳。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案鮮能二字連文。論語雅也。篇無能字。當誤脫也。第四章鮮能知味也。亦其證矣。鮮竝上聲。

過猶不及也。故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至謂至也。則中庸似易而實難。故民鮮能久矣。先鄉賢公曰。中庸兩字。是道理恰好處。最為難事。見論語話解卷三。

朱子云。右第三章。案此章承上起下。而以咏歎出之。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知讀若智。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

之。賢多。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諭不知道也。

道謂中庸之道也。中庸是道理恰好處。故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智愚賢不肖。天稟不同。皆有所偏。難到恰好地位。故曰。中庸民鮮能久矣。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此諭道之所以不明也。

朱子云。右第四章。案此蓋發明中庸鮮能之意。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玉篇。夫部。夫音扶。語助也。

道亦謂中庸之道也。朱注云。由不明故不行。是也。

朱子云。右第五章。案此承上章而歎中庸之道之不行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知音。智與音。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好道。聲。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猶言此其所及。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所以成物也。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亦以成物也。故曰舜其大知也。與舜之所以稱大孝大知者以其至誠爾。朱子云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又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於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

朱子云右第六章。案此章言舜執兩端而用中自無過與不及之偏。四反證第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罟音古獲音古而莫之知辟也。諸音之於也辟與避古通用人

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也知去聲朱注云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採取禽獸者也期月匝一月也

世人自謂予智然擇乎中庸而又不能守也。辟若世人終日役役於名利之中莫不予

智自雄。淮南繆稱訓曰辟若伐樹而引其本齊俗及為名利所驅而陷於法網曾不知

避。此皆不得謂之智也。周公曰我不敢智。石經如此今尚書君爽篇說作知曰二字大哉言也。

朱子云。右第七。承上章大知而言。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朱子云。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案論語雍也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子罕篇。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此皆可見顏子之能守也。

朱子云。右第八章。案此言顏子擇乎中庸而能守。反證上章能擇而不能守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案均謂均治也。莊子天爵。地爵。人爵。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也。

朱子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案均天下國家。所以成物也。故近乎智。辭爵祿近乎仁。蹈白刃近乎勇。此以三者之可能。而形中庸之不可能也。不可能猶言難能也。老子十五章。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史記老子列傳。作深而難識。是其證矣。

朱子云。右第九章。案此章言知仁勇三者之可能。而形中庸之難能。承上而起。下第六章言舜之知。第八章言回之仁。第十章言由之勇。三者中庸之達德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音歛。鄭注云。抑。寬柔以教。言為教猶

也。不報無道。朱注云。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

強也。而強者居之。而辭之屬。案衽。衽金革。謂疑處於甲兵之間。此與枕戈相同。故君子利而不流。

強哉。矯。矯。論語子路篇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先鄉。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強哉。矯。案塞。猶窮也。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移也。矯。強貌。

子路好勇。故問強。孔子以強有不同。則曰其為南方之強乎。或為北方之強乎。抑汝謂

自強乎。南北風氣不同。南方行柔道。君子居之。北方致果毅。而強者居之。然各有所偏。

則不得其正。故不若依乎中庸之君子。和而不流。流則滑矣。俗云。滑頭。中立而不倚。倚則偏

矣。惟其不流不倚。乃合乎中庸。故國有道。不變窮居之所守。而以趨時。國無道。不變平

生之所守。而以避害。惟依乎中庸耳。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斯之謂歟。

朱子云。右第十章。案此章。孔子言中庸之勇。以不流不倚不變爲強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孔子怪文且不語而況行乎。弗爲猶不爲也。素隱

云。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事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者也。聖人豈爲之哉。後

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我未見不能也。已止者。若半途而廢。是能擇而不自

能止也。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英文受事之柔聲 *Passive Voice*。用

見字。此亦不可不知也。不見知猶言不見於人。如韓文不見笑。莫見怪之類。皆是也。孔子

君子依於中庸之道。未嘗須臾離也。遯世无悶。雖不見知於人。亦無悔焉。唯聖者能之。

其餘或索隱行怪。以出乎衆爲心者。是反中庸之小人也。或中道而廢。以自畫者。是擇

乎中庸而不能守也。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也。

朱子云。右第十一章。案此言依於中庸。確乎其不可拔。唯聖人能之。中庸三十三章。可分七段。自一章至十一章為第一段。第一章開宗明義。子思之言也。楊龜山所謂一篇

之體要。是也。第二章至十一章。皆引孔子之言。以明中庸之道。及知仁勇三德耳。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未切。切。未切。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與。讀。若。預。讀。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

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

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注朱

云。詩。大。雅。早。麗。之。篇。悉。屬。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陳。北。溪。曰。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為。飛。魚。躍。于。淵。皆。是。這。個。道。理。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鸛。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個。道。理。有。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君子之道。言其廣大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亦能行焉。及其精微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者。朱子所謂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

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也。然能致中和而彌綸天地化育萬物亦可以無憾矣。故君子

之道語其大者天下莫載語其小者天下莫破。老子三十四章：莫大焉。而不可名於大語氣相似。楚

辭遠遊篇：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其大無垠故莫載。上至飛鳥下及

淵魚無不逍遙容與。此蓋化育萬物之全功。尙復何憾之有。可見君子之道近則造端

夫婦之際遠則旁礴天地之間。莊子曰：其始作也簡其將畢也巨。其斯之謂歟。

朱子云：右第十二章案此蓋子思之言也。由人道而推之天道。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

而視之猶以爲遠。朱注：斧柄也。詩：幽風：伐柯之篇。改：即止不治。人能

君子之道愚不肖之夫婦皆所能知能行者也。故曰：道不遠人大道甚狹而人好徑。徑

而不道是舍正路而弗由也。故曰：不可以爲道。伐柯之詩。卽道不遠人之諭也。然執柯

以伐柯猶以爲遠者以其睨而視之也。睨而視之者則所執之柯與所伐之柯有彼此

之分也。故君子以人之心而治人，不以己之心而治人，則無彼此之分。此絜矩之道也。以人治人，恕之事也。能改則止，忠之事也。

忠恕達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朱注云：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遠去也。

忠恕三句為上下文樞紐。蓋言絜矩之道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總冒二句，而下分詳之。所求乎子以事父，七字為句。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

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朱注云：求猶責也。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

道是也。庸德之行，讀如字。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行並去聲。君

子胡不慥慥爾。鄭注云：慥，健言。行相應之兒。

君子之道四，即子孝、臣忠、弟敬、友信也。丘未能一焉者，謙辭也。所求乎子以事父，猶言

所求乎子者而以之事父。所求乎弟二句放此。所求乎子者，孝也。而以之事父者，亦孝也。人

皆不願其子之不孝。則事父亦不可不孝。此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乃絜矩之道也。故荀子法行篇曰。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楊注曰。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韓詩外傳聽令作從令。家語三恕篇聽令作順。庸德即謂君子之道也。行庸德不敢不力。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恐行不曠而言濫過也。謹庸言。故有餘而不敢盡。蓋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也。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訕乎。故君子欲訥於言。不盡而敏於行。不勉然則言須顧行。行須顧言。君子胡能不急救爾。廣韻三十七号曰。慥言行急。謂急救也。說文苕部苕自急救也。从羊省。从包。

朱子云。右第十三章。案此章言絜矩之道。大學中庸皆以慎獨絜矩二者爲至要。此蓋孔子傳授之心法也。

幸謂所不當
得而得者

不陵下。卽不驕不滯之謂也。不援上。卽不詔不移之謂也。正己則能無求於人。無求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若有求於人。則枉己也。辱己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只圖一時之富貴。先鄉賢公曰。其實他那得意處。正是古人漸愧處。見論語語解卷二子曰。射有似乎君子。矢諸正鹄。正音征反求諸其身。朱注云。畫布曰正。樓皮曰鹄。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此引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讀去聲反求之於其身。則射者有似乎君子。蓋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也。

朱子云。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二字者做此。案此章言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故

起言不願乎其外。結言反求諸其身。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與同。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

既翁和樂且耽。詩本通用。湛。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朱注云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子

曰。父母其順矣乎。朱注云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合於

君子之道造端夫婦故曰譬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宵雅常棣之篇曰。妻子好合兄弟

既翁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然則所謂室家之樂者。妻子也。兄弟也。妻子兄弟和樂且湛。

則父母當亦安樂之也。大學引桃天之篇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又引蓼蕭之

篇曰。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故治國在齊其家而齊家之道則基於妻子之好合。

與兄弟之友于耳。

朱子云。右第十五章。案此章言齊家之道。基於妻子兄弟之和樂。而后父母亦安樂之

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至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

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廣韻十四皆曰。齊潔也。經典通用齊也。側

必意。案齋謂沐浴也。明猶清潔也。盛服猶言整服也。時。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朱注：射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念而不敬也。思語辭。案此詩以格度一音懷改與思求爲韻。思亦語辭。是不可求思也。夫微之顯，則也。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誠字始見於

鬼神無形無聲。視之弗見。聽之弗聞。然體物而不可遺。體猶依也。託也。體物猶言依託

之。所不能遺也。故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此朱子所謂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

故曰：鬼神其至矣乎。詩大雅抑之篇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蓋謂鬼神之妙。

無物不體。故其來格。不可測度。其可忽而不誠敬乎。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二

句。子思贊嘆之辭也。視之弗見。聽之弗聞。故曰微。體物而不可遺。故曰顯。洋洋乎。如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故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如在其上二句原就祭祀之人而言。然能使祭祀之人如此者。蓋誠之不可揜也。

如此。夫與洋洋乎相應。此所謂中庸文法縝密。

朱子云：右第十六章。案此章言人神之相感格者。惟誠而已矣。庸人之敬鬼神。所以敬

也。非以祈禱。乃儀其獨耳。慎獨所以致誠也。故曰。人神以誠相感格也。此列子所謂彼我皆誠也。陳北溪云。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是也。自十二章至十六章為第二段。十二章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十六章言鬼神之理。微而顯。一則由人道而推天道。一則由天道而及人道。遙遙相應。其餘三章。皆言人道耳。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與讀若歟。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朱注云。子

孫謂廣思。陳胡公之風。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

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朱注云。材質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

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鄭注云。憲。憲與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朱注

詩作順。申重也。案假與嘉古通用。憲與顯古亦通用。故大德者必受命。朱注云。受命者。受

舜之所以稱大智大孝者。以其至誠爾。智為三德之一。則孝亦德也。故曰。德為聖人。又

曰。大德必得其位。大德即謂大孝也。必得其位。謂舜為天子也。必得其祿。謂富有四海

也。名謂聖人之名也。壽謂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培植之。覆敗之。乃所謂篤也。篤之爲言甚也。此蓋自然之理也。優勝

之公理也。詩所謂嘉樂君子。令德顯顯。以其宜民宜人。故受祿於天而爲天子也。天之生物

四句。既言大德者必受命之理。而又引詩以證之。

朱子云。右第十七章。案此章言舜之大孝。通於神明。故受命而爲天子。所謂栽者培之。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朱注云。此言文王之

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大音泰。下同。詩魯頌閟宮。至於文武。纘太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

下。書武成篇。一戎衣。天下大定。壹與一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

之。朱注云。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於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案舜以大德受禮。故

曰德爲聖人。武王以征伐得天下。故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論語八。併篇。子謂顏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蓋爲此耳。

舜之父瞽瞍。書大禹謨。作鼓瞍。廣韻。四十五厚。曰。鼓瞍。舜父也。列子。楊朱

蕭曰。感治水土。案。感與縣同。張湛注云。禹父名。本又作感。亦字異而實同也。一頑一凶。而文王之父作子述。故曰。無憂者。其

惟文王乎。武王繼太王季文王之業。乃著戎衣伐紂而有天下。舜以禪讓。武王以征伐。故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則武王與舜

同受命於天而為天子也。老氏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其然乎。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追王之禮。王去聲。斯禮也。達

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

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未猶晚也。追王謂追尊為王也。朱注

云。此言周公之事。先公祖緝以上至后稷者。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一謂降服大功。

武王晚受命。故未及制禮。周公乃以太王王季之德。追尊為王。上溯后稷。公劉之功。祀

以天子之禮。而成文武之德也。史紀周本紀。紂后稷至西伯。凡十五世。蓋取法於此。劉

子元駁之。此所謂工訶古人也。斯禮也二句。承上文而來。謂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及

士庶人。壹是皆以尊親爲本。父爲大夫四句。朱子所謂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是也。期之喪。達於大夫。謂由庶人至於大夫也。三年之喪。達於天子。論語陽貨篇。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孟子滕文公篇。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蓋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禮記三年問。儀禮喪服篇。荀子禮論篇。可以參閱。

朱子云。右第十八章。案此言武王周公之孝。承上章而起。下章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此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達孝。武王續緒。故曰善繼人之志。周公成德。故曰善述人之事。善繼善述。故曰達孝。下文只就周公制禮之指意而詳明之。

春秋修其祖廟。朱注云。祖廟天子七。諸侯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春祠。秋嘗。之時。祭器。裳衣。先祖之遺衣也。薦謂供時物而祭也。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廣韻。四宵曰昭。父

時食。猶時物也。時羞也。薦謂供時物而祭也。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廣韻。四宵曰昭。父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敬也。故昭南向。穆北向。孫向。父坐。鄭注云。序次也。朱注云。宗

之失其倫焉。禮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

朱注云：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為

上。為讀。所以逮賤也。逮，賤猶言。燕毛，所以序齒也。朱注云：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賢

親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

親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

親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

親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

親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

親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

親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

親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

親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

親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

親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

親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

親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旅，酬燕毛，尚義也。

參閱白掌手中也。禮之說。參閱論語話解卷二。

郊社之禮。祭天地也。此但言上帝而不言。后土者。統於尊也。宗廟之禮。祭祖宗也。禮祭義曰。唯聖人爲能

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爲能猶則能也。明乎饗帝饗親之禮義。則治國何難之有。鄭康成云。序爵

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是也。

朱子云。右第十九章。案此亦承上章而起下章。自十七章至十九章爲第三段。十七八

章言大舜武王皆以孝而受天命。是由人道而及天道。十九章言郊社禘嘗之禮。亦由

人道而及天道耳。

哀公問政。朱注云。哀公魯君名。蔣公。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鄭注

云。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朱注云。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括

成。速也。其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朱注云。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仁者人也。親親爲

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廣韻十六怪曰。殺。降殺。周禮注云。殺。小之也。所拜切。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

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蓋治國家之大經大法也。此即憲法也。可見孔子亦言法治。然徒法不能以自

行。必待其人而後行。故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其人謂有才德之人。所謂賢人

治政此莊子所謂彼知美贖而不知贖之所以美也。夫政也者。蒲蘆也。極言其成速耳。故

為政不難。惟在於得人。得人不難。必反諸其身。謂當國執身也。其身正則拔茅茹。以其彙。故

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道者率性之謂也。修道以仁。夫仁者。天地之心也。亦聖賢之心

也。尸佼曰。孔子貴公。吾謂孔子貴仁。貴公即貴仁也。故論語大學中庸多言仁。克己為仁。成己

亦為仁。治人曰仁。愛人亦曰仁。然修道之仁。其為成己之仁乎。抑為愛人之仁乎。吾謂

愛人之仁也。故下文申明之曰。仁者人也。論語學而篇其為仁之本與。為仁即為人。是又雅也。篇非有仁焉。劉聘君曰。仁當作人。是

也。親親為大。孟子盡心篇曰。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親仁愛三字。互文而見義。說文

義者宜也。尊賢為大。案仁者人也。愛也。義者我也。宜也。合而言之。我宜愛人。一貫之道。

也。孟子盡心篇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必有脫句當云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合而言之道也如無義也者宜也一句則不得謂合而言之道也親親尊

賢因有隆降等差此禮之所由生也孟子所謂禮之實節文斯二者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正己之謂也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親者身之本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釋名曰人仁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曰仁之美者在於天故知仁而不知天則仁亦未美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利行即力行也好學近乎知好知並聲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達道者人人所共由之道而莫能出乎其外也以其綱紀有五故謂之五倫孟子滕文公篇使契文

為司徒教以人倫五倫之名蓋本於此

古人亦謂之五常。真西云達德者人心之所同得者也。德者得也曰知曰

仁曰勇。知者深明此五者也。仁者固守此五者也。蒙梁傳歷公二年勇者致力此五者

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一者誠也。一有

不誠則綱散紀亂倫常廢壞。然而人之智愚賢不肖至不一也。或生知而安行者上也。

或學知而利行者次也。或困而知勉強而行者又其次也。及其知之而成功者則無以

異。其可不勉乎哉。生知八句勉人不可自棄論語季氏篇孔子曰生而知之正與此同好學非知

然近於知。白虎通義曰學之為言覺也。以覺悟力行非仁。然近於仁。孟子盡心篇曰強

焉知恥非勇。然近於勇。呂氏曰知恥非勇然知斯三者則知修身之道。知修身之道則

知治人之道。案孔子之道以修身治人為本。修身治人即大學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皆修身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治人之事也。朱子曰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

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而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朱注云：經常也。禮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

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不眩。不惑也。皆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報禮謂上禮羣臣而

就。上言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羣臣報之以禮也。而子庶民則百姓勸。勸。悅服也。上言羣

謂庶民而下用百姓此所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既亦稟字。鄭注云：既讀爲釐是也。大穀禮朝事篇：君親致饗。既既亦稟字。下同。說文米部：曰稟。饋米也。尚部：曰稟。賜穀也。稱

度量也。謂度量其事。而給食也。稱讀去聲。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論語堯曰：篤。滅國。繼絕世。其義一也。治亂持危。持。扶也。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朱注云：官盛任

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既讀曰饒。饒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藁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朱注云。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治國家之常道有九。一曰修身。修身則道立。惟其道立。修之乃真。故能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此則誠於中而形於外也。二曰尊賢。尊賢則不惑。不惑乃誠。壹之所致。非徒慕尊賢之虛名。故宜去讒慝。遠令色。賤貨賄也。以斯三者。皆能蔽賢耳。三曰親親。親親則諸父昆弟怡怡如也。故不怨。尊位重祿。同其好惡。以篤周親。此謂知本。身對家。則身爲本。家對於人。則家爲本。四曰敬大臣。敬大臣則不眩。蓋信任專。故不眩也。官多足以任使。所以勸大臣也。五曰體羣臣。體羣臣則羣臣報上之禮也重。如有忠信者。則厚其祿。所以勸羣臣也。六曰子庶民。子庶民者。子愛庶民。故使之以時。而薄其斂。所以勸百姓也。七曰來百工。勞來百工。則國財恆足矣。省試以攷工。稍食而稱事。稍食謂按月發給俸祿也。所以勸百工也。八曰柔遠

人柔遠人則送往迎來。嘉其善而矜不能。故四方輻輳。天下歸心。九曰懷諸侯。懷諸侯則德之所施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繼絕舉廢。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薄來。此其犖犖大者。皆春秋之大義。文武之宏圖。哀公惜非其人也。不能用孔子之言。變魯而至於道。斯道何道。曰誠之道也。三德九經皆本於誠。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有不誠。則三德非德。九經不經。家將不家。國將不國。孔子之憂魯也深矣。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廣韻三十三業。音劫。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去。行。

道前定則不窮。朱注云。豫。素。定。也。疚。病。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

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

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中。道。去。聲。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朱注云。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天。理。之。

本。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不。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誠。身。此。

則所謂博學之審問之審詳也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說文手部措置也

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審問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審思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審辨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篤猶力也篤行猶言力行也行之弗篤猶言行之弗力也王陽明曰博學

尊德性之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無二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

矣果辭之誠也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凡事一切事也豫則立不豫則廢自然之理也言事行道四者平時豫為備前定之謂也則

不至臨時倉卒手足莫措故不跲不困不疚不窮然所謂前定者亦欲先立其誠耳故

在下位者而欲治民先獲乎上欲獲乎上者先信乎朋友欲信乎朋友者先順乎親會

子有言親戚不悅不敬外交親戚謂父母也故孟子難妻篇引作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閔子之孝人言不聞於父

母是也欲順乎親者必先誠身欲誠乎身者必先明善誠者自成也故曰天之道也言

自然之道也此就天地之原理由言誠之者思誠也孟子難妻篇引作思誠致誠也立誠也故曰人之道也誠者不

誠也

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仁人也。顏子拳拳服膺而弗失。穀梁傳曰：是也。尊德性而道問學。故學不可不博。問不可不審。致廣大而盡精微。故思不可不慎。辨不可不明。然學博矣。問審矣。思慎矣。辨明矣。若不能篤而行之。是不誠也。不誠無物。故君子之於學問也。弗能弗措。弗知弗措。之於思辨也。弗得弗措。弗明弗措。其於行也。弗篤弗措。五者不可偏廢。人一而已。十之人十而已。百之誠能此道。雖愚必能明。雖柔必能強也。哀公問政。政者正也。故孔子告之以修身誠身。蓋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其身正於從政乎。何有其身不正如正人何。哀公亦知其言之至之美。惜不能用耳。
大戴禮哀公問五儀。小戴禮哀公問荷子哀公篇皆可參閱。

朱子云。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案哀公問政。孔子告以修身治人之方。修身以三德。治人以九經。九經三德。皆本於誠。故丁甯再三。可謂至言。哀公不足與有爲。此春秋所以絕筆於獲麟也。

第二十章為第四段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性自然之性也。本來之性也。性內典所謂自性也。本性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教者修道之謂也。故曰

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猶言由明而誠。故朱注云自由也。自明誠二字連文。自明誠猶言由明而誠。故朱注云自由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

之也。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初是也。誠則明。承上自誠明說。明則誠。承上自明誠說。

誠本體也。明功用也。一而二。二而一也。孔孟之所謂誠。即老莊之所謂真。釋氏書亦謂之真。故

九經中無真字。用情偽真偽則釋氏之所謂覺。陳氏了翁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案經

梵語九字。華言一字。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即此字也。見文獻通考

朱子云。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

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為能猶則能也。其指至誠者而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

盡物之性。物謂萬物也。性猶理也。所謂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也。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朱注云：盡人物之性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并立為三也。

至誠二字。本就天道言。天下至誠四字。乃就人道而言。此亦不可不審也。唯天下至誠者則能盡己之性。性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故能盡己之性然後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此所謂成己也。成物也。能盡萬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能贊化育則可以參天地矣。故人與天地謂之三才。文心原道篇：惟人參之。是謂三才。天大地大人亦大。大人與天地合其德也。呂新吾云：能辨真假。是一種大學問。萬古惟有真之一字。磨滅不了。天地無此不能發育聖人。無此不能參贊道也。道此也。學也者。學此也。案真庸字。即中。

朱子云：右第二十二章。案此言人道也。非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朱注云。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案莊子濼父。濼曰。真者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物。神僧傳云。達摩面壁十年。形入石中。拭之益顯。人謂其者精誠也。金石誠也。

此承上章而來。故曰其次致曲。曲一端也。推誠之一端而盡其量。故曰曲能有誠。老氏

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嚴幾道云。曲一部分也。舉一部分則全體見矣。故中

今見老子誠於中而形於外。故曰誠則形。形則著。著顯也。著則明。明察也。見爾孟子曰。至

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曰明則動。舜其至誠矣乎。雖以瞽瞍之頑。亦允若。象之傲。亦

忸怩也。故曰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為猶也。荀子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

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形也。著也。明也。動也。變也。化也。蓋謂

功用之次第耳。

朱子云。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案此言誠之功用。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案至誠二句。其在英文。謂之柔聲也。此亦不可不察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見乎蓍龜見音現動乎四體如續絲揲著類是也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積善積惡禍福自各以其類至故曰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朱注云：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重事決示不自專

至誠之道天道也天道遠遠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將亡之際必有禎祥妖孽之兆先事見之

者曰兆春秋繁露所謂美祥亦先見妖孽亦先見是也所謂前知者蓋見其兆朕耳不寧唯是枯草枯骨亦先知

也鑽龜揲著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故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種善因必得善果種惡因必得惡果蓋物以類相召也是以至誠如神至誠之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所以能

獨見先睹與神通體者也

朱子云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案此言天道勉人爲善因果之說不可不知也因果之說

天演公理並非迷信哲學家亦言因果律 Law of Causality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自道之道讀若導古字通用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誠之爲貴子思

其指一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知去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北溪字義云：權只是時措之宜。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權。天地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無過不及者。

誠者自然之理也。自然之理，幾何不自外來。所謂不假人力，所謂不為而成。故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者率性之謂也。率性而行，故曰道者自道也。釋名曰：道導也。荀子以道心之發動為

意。意之所在為物。不曰意者物之終始，而曰誠者物之終始，何也。蓋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於我。故曰誠者物之終始。意若不誠，則物亦幻妄。故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以誠為貴也。誠者五句，就人道言。下文鄭重申明之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凡

於天地間者，皆謂之物。故言物而人。大舜有大焉，樂取於人以為善，所以成己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故成己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仁智皆性之德，則性善可知矣。內成己而外成物，故曰合外內之道。

誠者五句，就人道言。下文鄭重申明之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凡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凡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凡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凡

也。時而措置之。無不咸宜。孔子之修己安人。列子之治內治外。皆成己所以成物也。大學之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明德新民。即成己成物也。惟止於至善。自其歸宿言之。而誠則自其發源言之。不可不審也。

朱子云。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案此與首章天命之謂性三句相應。二十章之三德九經。亦不外成己成物也。

故至誠無息。非至誠不能無息。惟無息乃見至誠。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

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悠遠就上

下四方言。古謂之字。悠。久。就往古來今言。古謂之宙。字。猶言空。問。無疆。謂無極無盡也。至誠無息。悠。久。無疆。純亦不已。其義一也。如此者。不見而章。不

動而變。無爲而成。見音現。朱注。云。見。猶示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

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夫音扶。斯。猶乃也。朱注。云。昭

言而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言萬物之所覆也。天今夫地一撮土之多。撮者。兩三指撮之也。及

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華去聲。莊子齊物論篇。風振海而萬物載焉。言萬

之所載也。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卷讀若拳。玉篇廣韻並云。拳曲。一拳石與一撮土對文。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

寶藏興焉。興去聲。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殖亦生也。興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即天道也。於讀若烏。歎辭也。穆幽遠也。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

不顯。於乎即烏乎也。歎美之辭。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朱注

周頌維天之命篇。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

列子天瑞篇運轉亡已。天地密移。天運地轉之理。古人早已發明。曉之哉。其所以然者。以至誠無息已。不

息則久久則徵。此至誠之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此至誠之著於四方也。悠遠則博厚。博

厚則高明。此至誠之察乎上下也。博厚與地合德。故曰所以載物也。高明與天合德。故

曰所以覆物也。悠久無疆。故曰所以成物也。夫如是。則不見而章。久則徵。久則徵。久則徵。不動而變。

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無為而成。成物也。此皆誠之所格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則誠而

無為而成。成物也。此皆誠之所格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則誠而

無為而成。成物也。此皆誠之所格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則誠而

無為而成。成物也。此皆誠之所格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則誠而

無為而成。成物也。此皆誠之所格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則誠而

無為而成。成物也。此皆誠之所格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則誠而

無為而成。成物也。此皆誠之所格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則誠而

已矣。誠之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物爲不誠無物之物。不貳卽二十章之所謂一也。一朱注也。老氏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

也久也。案悠也久也。卽老氏所謂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博且厚。高且明。悠且久者。以其至誠不息爾。今夫天地山川。語其小者。乃昭昭撮土卷石勺水之多。語其大者。至於無窮不測。此誠之所以爲至也。至誠不貳。故生物不可窮極已。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丕顯。文王之德之純。此祭文王之詩也。陳北溪云。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見北溪字義。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亦是一箇誠。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

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子思原詩人之意而釋之之詞也。

朱子云。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案自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爲第五段。發明誠之體用。至誠之神妙。

大哉聖人之道。朱注云。包下。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高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朱注云：禮儀也。互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分禮樂曲禮也。案禮器志：經禮三百，曲禮三

損益。朱注：蓋本此。經禮謂儀也。曲禮謂禮記也。漢書藝文志：帝王質文也。世有

人而後行。朱注：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朱注云：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

是也。莊子：道遠遊篇。其一神凝。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

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朱注云：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

倍與。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大戴禮：衛將軍上黨縣名，亦作桐。提伯詩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大哉聖人之道。無極無盡。須待其人而後行。其人孰謂？至德之人也。苟非至德之人。

則至道亦不凝焉。不凝則故君子尊德性。須由問學。若非博學審問而欲尊德性。不可

能也。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致廣大所以盡精微也。欲窮高明之域。須由中庸之道。蓋行

遠自邇。登高自卑也。温故而知新。是推舊而知新。因新以證故。參閱論語話敦厚以崇

禮。文質彬彬。說文。人部。作份。份。而不相勝。此乃相反而相成也。厚質朴也。敦厚。敦敦朴也。禮節。反。相成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背。此即在上位不陵下。陵下則驕矣。在下位不援上。援

上則背矣。是故承上起下之辭。背謂背於禮也。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緘默足以容。或言或默。要

皆以禮為標準耳。詩大雅烝民篇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朱子云。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好。道。去聲。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反。背。

軌書同文行同倫。上。裁。與。災。同。朱。注。云。以。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文。禮。謂。禮。樂。也。度。謂。法。也。文。謂。典。章。也。法。謂。法。也。今天下車同

軌。書同文。行同倫。朱。注。云。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故。曰。天。下。一。統。也。案。倫。猶。法。度。也。春。秋。之。時。車。塗。同。軌。文。字。同。形。法。度。通。行。故。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車。塗。異。軌。文。字。異。形。律。令。異。法。也。而。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

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說言也。吾學

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朱。注。云。此。又。引。孔。子。之。後。宋。殷。之。後。

愚每好自用。賤每好自專。生今之世。而反古之道。則裁及其身矣。蓋法無百年而不弊。道則亘古而常新。吾聞變法矣。未聞變道也。然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須知所謂議禮制度考文者。乃採百王之損益。以成一代之禮法典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於此可見所損益者。夏禮耳。殷禮耳。非常道也。達道也。亦可見損益夏禮殷禮者。乃天子之事也。故曰。殷曰周。漢志云。帝王質文。世有損益。是其證矣。子思謂當今之世。天下猶一統也。雖尊爲天子。而德非聖人。不敢制禮作樂。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天下太平。乃制禮作樂焉。雖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位。亦不敢制禮作樂。孔子有其德而無其位。釋名所謂素王。故不敢制作焉。三代之禮。孔子嘗學之矣。夏禮能言其崖略。而杞之文獻不足徵也。殷禮雖存。而非當世之法。可。見。朱。子。亦。謂。禮。爲。法。也。惟周禮乃當時之所用者。故從周。蓋禮時爲大法。不貳後王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老聃者。周守藏室之史也。則文獻足以徵之矣。文。與。籍。也。獻。賢。人。也。

朱子云。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諸猶之於也。考諸三王而不繆。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朱注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

庶民。徵其所信也。建立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

世爲天下道。道。讀若導。猶言導師也。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朱注云。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詩。周頌。振鷺篇。射。作數。厭。此美夏商二王之

後。一祀。宋也。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蚤。早古同。聲而通用。

王天下以位。德禮三者爲最。慎重。此承上文而言。故曰。其寡過矣乎。論語。憲問篇曰。夫子在上

位者。雖善而無徵於民。在下位者。雖善而位不尊。無徵不尊。不信於民。而民弗從。故君

子之道。必本諸身。謂有其德也。有其德而后民信之。從之。故曰。徵諸庶民。此所謂暴之

於民而民受之。故考諸三王而不繆。謂損益合宜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謂可贊化育也。質諸鬼神而無疑。謂合其吉凶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謂其揆一也。質鬼神而無疑者。知天道也。俟聖人而不惑者。知人道也。是故君子一動一行一言。皆可為天下萬世之導師之法則。遠之則仰其聲望。近之則敬而親之。詩云。在彼無惡。此所謂遠之有望也。在此無斃。此所謂近之不厭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言庶幾其能夙夜以垂此無惡無斃之聲名於無窮也。由是觀之。君子未有不本諸身。不徵諸民。而能蚤有聲譽於天下也。

朱子云。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案自二十七章至二十九章為第六段。皆言禮也。禮者節文也。法度也。古書禮字與法同意。荀子勸學篇曰。禮者法之通義。杜佑通典亦言禮之類。不可不尋釋之也。子夏曰。禮後乎。知其解矣。禮書。一禮通書如五禮通考之類。荀卿書及白虎通義。杜佑通典亦言禮之類。不可不尋釋之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漢書藝文志類法云。述亦習也。憲顯也。案祖習也。祖述猶云修習也。魯語曰。祖識地德。祖述亦習也。憲顯也。案祖習也。祖述猶云修習也。

也。表章。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也。律猶率也。遵。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爾雅曰。支載也。支。導也。則持載同意。三十七。號曰。兼覆也。重文作轉。一。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與。辟如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

德敦化。而化之也。猶言大。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朱注云。錯猶迭。背也。

孔子修習堯舜之道。表章文武之禮。上法天運之理。下因水土之宜。譬如天之無私覆

也。地之無私載也。譬如日月代明。四時代序。運轉無已。萬物並育。皆隨所宜。不出所位。

故不相妨也。天運之道。其猶張弓相反。所以相成。故並行而不相當也。代明。錯行。環然。

復始。不。舍。晝。夜。此。所。謂。小。德。川。流。萬。物。化。生。出。機。入。機。此。所。謂。大。德。敦。化。斯。天。地。之。所。

以為大也。孔子之德。可侔天地。故孟子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朱子云。右第三十章。案此言孔子德侔天地也。法。呂。新。吾。曰。聖。之。時。是。孟。軻。定。孔。子。的。語。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為能猶則能也。廣韻十三。祭曰。睿。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

中。庸。大。義。四五

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曰齊齋亦莊也。敬也。側皆切。足以有敬也。文理

密察。足以有別也。別彼列切。朱注云。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泉猶言淵深也。此兩句為一章之

極。紐上一句言至聖之蘊蓄。下句言形外之一體。下文又疏明五句。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說。見讀若現。說讀若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施讀去聲。延也。蠻。南蠻。北狄也。舟車所至。人

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說文自部。隊。從高隊也。案隊即墜也。古今字耳。說文無墜字。所照所隊。猶

書所照所隊之處。餘放此。凡有血氣者。類也。莫不尊親。猶言莫不尊而親之。故曰配天。朱注云。配天言其德及廣大如天也。

聖人者。何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是唯天下之至聖。乃能聰明睿智。足有臨事之明

也。寬裕溫柔。足有容人之量也。發強剛毅。足有執守之力也。齊莊中正。足有恭敬之心

也。文理密察。足有識別之能也。則此五者。皆至聖之一體而徵於外者也。故曰溥博淵

泉而時出之時。中時措時出三者。中庸之微言也。溥博如天。言其廣大也。淵泉如淵。言

其深藏也。而時發明於外。則民莫不敬信而悅夷之也。故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

工夫實底。又云。誠與信相對。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却相關。案誠之與實。猶恭之與敬。蓋有分別。誠字可擬水晶。實字可比茶晶。不可同日而語也。李白詩云。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水晶玲瓏四字。正好形容誠字。孔孟之所謂誠。卽老莊之所謂真。真字以外。惟仁字極相似。故中庸多言仁。肫肫其仁三句。形容至誠淵深浩大。

朱子云。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案亦言人道也。

詩曰。衣錦尙絢。惡其文之著也。衣惡。絢去聲。著明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也。章明也。小人之道。灼然而日亡也。灼見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可以與猶也。

詩衛風碩人篇。鄭風丰兮篇。皆云衣錦褻衣。說文衣部作褻衣。褻。繡也。衤部作繡衣。繡。泉屬。而中庸作衣錦尙絢。蓋子思引詩而又釋之。古書此例甚多。考據家不可不察也。

絢衣卽褻衣也。古同聲。而通用。尙絢謂外加禪衣。廣雅曰：尙，加也。夏小正傳曰：禪，單也。說文曰：禪，衣不重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問謂之

釋名曰：禪衣，言無裏也。蓋惡錦衣之文采而著於外也。是以君子之道誠於中而明於

外。故闇然而日章。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有其文而無其實。故的然而日亡。君子

之道淡其無味。道所謂味。故不厭也。陳北溪曰：珍奇底飲食衣服，只可供一行簡而合禮。故曰、

簡而文也。溫而有理。卽和而不流之意也。知遠之由近。知風之自來。知微之爲顯。可以

入聖人之德矣。鄭康成曰：知遠之近三句皆言其睹末察本。風謂知遠，知二句。探端知緒，謂知微，句

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伏，隱也。孔，甚也。詩小雅正月篇：昭昭作炤，炤炤古通用。淮南泰族

也。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惡，去聲。朱注云：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

貼笑而受之，我有過而幸不及聞，當寢不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賅席食不咽矣。是以君子貴無惡於志。

君子雖潛隱韜晦，而其德亦甚昭明。此承上文而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朱注君子

朱子云、奏進也。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是故君子不賞而民自悅服。不怒而民自畏刑。此亦承上文以言誠於中而徵於外也。

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詩周頌烈文篇。不如字。辟君也。百辟謂諸侯也。刑謂取法也。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注朱

厚云篤也。

朱子云、不顯幽深玄遠之意。此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然則中庸之道。百王不易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予者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大猶類也。猶與也。大猶類也。猶與也。大猶類也。猶與也。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輶音由。輕也。猶尚也。倫猶體也。質也。秋葉之微。蘆苻之薄。亦猶有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大雅文王篇。載則也。如廣韻四十九宥。曰。臭。凡氣之擻名。傳。至矣。

上文言不顯之德。此又推而極於天道也。詩大雅皇矣篇、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言明

德之君而不侈大聲色於外。明德者本也。聲色者末也。故孔子謂以聲色化民者治之末也。此所謂不大聲與色者。並非無聲無色。但不侈大耳。故未臻於玄妙之境。而烝民篇德輶如毛。則庶乎近矣。然毛尚。有倫亦未至玄妙之境。蓋有昧兆耳。太素者質之始也。天見列子。瑞篇。乃今所謂原子。Atom 亦猶有倫。陽子 Proton 亦尚。電子 Electron 亦尚。有倫。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盡矣。上天之載。謂天道也。無聲無臭。則不見睽兆。淮南兵略訓曰。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朕當作朕。科學哲。學之區別在此。列子天瑞篇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此釋氏所謂無體之體。無相之相。去相讀聲。老氏所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深矣遠矣。

朱子云。右第三十三章。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覆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案朱子所謂一篇之要。即愼獨致誠成己成物。而至於無聲無臭之天載焉。庸始言一理中散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所謂一。以貫之。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自三十章。至三十三章為第七段。蓋由人道而推之天道也。於民國二十一年天津清嘯。



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

定價 壹元貳角

著述者 七閩陳登澥

發行者 七閩陳友元

印刷者 京華印書局

代售者 北京天津上海
福州各大書坊



#10

752913